

水雲館文範第二種

村上作夫著

史記十二傳批評

李廣傳

叡麓社印行

特49
369

水雲館文範第二種史記十二傳批評

總目

項羽紀

管晏傳

屈原傳

信陵君傳

廉頗藺相如傳

荆軻傳

張耳陳餘傳

淮陰侯傳

魏其武安傳

李將軍傳

游俠傳

滑稽傳

讀例

、

、

○

○

◎

└

┌

└

佳境

妙境

虛字妙用

段落

加評

引用古人之評語

水雲館文範第二種史記十二傳批評

李將軍列傳

此篇以射字爲骨以數奇不遇爲髓先輩論之詳矣不必更言焉特愛李將軍正傳寫得極其俊爽英發極其鬱勃淋漓神彩燦爛光焰撲紙使人一回叫快絕一回叫痛絕自沙塲一蹙轉筆入附傳英雄永去遺響日遠矣使人徘徊顧瞻不能措也及至篇末忽然振筆舉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以爲恥焉李家之流風餘音千歲之下凜有生色使人如親對李將軍其人也至贊中峻々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則宛然一幅寫真畫也真是李

將軍猶存矣。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第一筆寫射。射一。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第二筆寫匈奴。爲李廣畢生事業總在匈奴。而射則其神技也。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騎射。射二。殺首鹵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順便插入李蔡。以伏後案。皆爲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筆墨淋漓。李廣一生力戰射獵及數奇不遇。先於此提出。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

徙爲騎郎將。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大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旂。顯功名。昌邑下。畧叙。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寫數奇一。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鹵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忽入昆邪之一泣。李廣力戰狀勢。洗發無餘。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隨手作一總。匈奴大入上郡。直接上爲上郡太守事。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先斷一句。廣

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百騎馳三人，不見廣勇，所載百騎者，與下句奴數千騎相應耳。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射三○百騎馳三人，却不用百騎，而身自射之，奇事奇文。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句。奴射雕者也。呼應一奴。○回映一句，文情之妙，已縛之上馬。緊承上起下。望句奴有數十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句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句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一層說明。○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句未到句奴，陳二里所。句止。句令曰：皆下馬，解鞍，頓折姿。

致如親見之。○此處令諸騎解鞍，而廣未解也。其騎曰：鹵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鹵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二層說明。○作兩層寫妙。於是胡騎遂不敢擊。一頓住，下再起。○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射四，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此李廣乃解鞍，而士則縱馬臥也。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再頓住。○終怪之，不敢擊。○三用不敢擊字。句法皆變。○亦作兩層寫。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胡兵李廣兩邊結束。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帶叙一筆，完大軍居。

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擊出胡無端插入一程不識固是以客形主而即以衛尉帶入又以邊太守回合妙○程李合寫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一邊寫李廣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薄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一邊寫程不識○兩邊對寫俱以然字轉不識曰於不識口中序出反客作主妙李廣軍極簡易先揚然鹵卒犯之無以禁也次抑而其士卒亦伏樂咸樂

為之死再揚我軍雖煩擾先抑然鹵亦不得犯我後揚○又作兩對亦以兩然字轉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合寫然鹵奴畏李廣之畧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轉歸重李廣一邊○連用數箇而字然字幹旋之妙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帶序完程不識事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傍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寫數奇二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

伴死。睨其傍。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奇事

奇文。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射五

以故得脫。寫得詳盡。又復俊妙。非史公不能。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鹵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寫數奇

三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射六

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

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不能忘一尉之小憾。乃知功名不成。非特殺降也。亦淺中少大度耳。其不侯固宜。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射六

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射七

終不能復入石矣。連寫四箇石字生姿

寫廣之射。不在中石沒鏃。偏寫其不能復入石。正反形其初中沒鏃之神勇。蓋曰。即李廣亦不可再得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射八

及居右北平。射虎。射九

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射十

寫射石。反寫不入石。寫射虎。反寫騰傷廣。蓋虎騰傷廣。極寫虎之勇。廣竟射殺之。正反襯廣之勇也。

北平時只寫二間事。文意巧妙。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住筆下陡起）廣為人長。猿臂。其善射。（射十一）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住筆下陡起）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射十二）專以射為戲。竟死。（住筆下陡起）○射十三○廣為人篇首。未曾序。因北平無事。序其射技。因并序其為人。章法之妙。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射十四）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

獸亦為所傷云。（射十五）○上數段因射序起。故仍以射總收結。還下又序事。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鹵率以功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寫數奇四）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四萬騎應四千騎。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四騎四萬騎。一以當十。危矣。此獨以數十騎。極寫李敢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鹵易與耳。軍士乃安。忙中一頓。○皆恐乃安。相呼應。廣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

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寫得危急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射十六○寫得精神胡鹵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寫得精神軍中自是服其勇也又一頓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寫數奇五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遙接篇首為郎事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甚

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插入李蔡正與不侯相形文調激昂逼出下文一段問答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却閑々接筆絕妙段法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連用而字然字豈字且字一句一折慷慨悲憤如聞其聲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隴西守前總序殺降事乃借此補出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

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以朔語為不侯注脚。又以下段為王朔語注脚。妙若庸手為之。便總序傳後矣。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五字中伏下誠衛青。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此行李廣不復還。故補出年號。鄭重叙起。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鹵。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寫得曲折。隱歸過於大將軍。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令臣出東道。悲壯之語。千古如生。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悲壯之語。

千古如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悲壯之語。千古如生。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上文良久二字中。含蓄伏線。至此呈露。通篇發數奇意。至此方說出。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而字一轉。進層有力。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作兩層寫。而毋令當單于。與俱當單于。作雙應。情事乃盡。故徒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李廣禍根。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寫數奇六。李廣遂死于此。哀哉。大將軍與

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糲遺廣。（毒甚）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莫府對簿。（毒甚）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語々激昂憤恨如見）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一字一淚。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一字一淚）以天字結數奇。應且固命也。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一字一淚）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

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可見廣不自殺則可免死痛惜之情在言外）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大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完當戶椒事。倒插入李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墺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又插叙完李蔡事。亦就廣死帶入。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遙接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少為不侯。吐氣。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

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應匿諱之。居歲餘，去病死。有意無意為敢吐氣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照廣廉不言生產。李氏陵遲衰微矣。完李敢事。李陵既壯，山窮水盡處，忽然用遙接筆起一波瀾。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射十七○射字餘波。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無所見，鹵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射十八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祈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

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再疊五千人，一旬應上八萬，以見不敵。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寫得十分勢聲，極力寫李陵。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寫得十分勢聲，極力寫李陵。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鹵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完五千。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顧前李廣正傳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毋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而字一轉，總結全篇。

○隴西之士重氣節如此不知自何處得來想見李將軍當日之風操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觀李將軍悛々如鄙人口不能道辭一幅李將軍寫真畫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言之慨然○李將軍如許英雄人傑乃以忠實二字結乃知虛浮之人決非英傑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言之慨然

定價七錢

明治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著者並出版人

大分縣士族

村上作夫

京都府下 上京第十七區
廣橋殿町四百十三番地寓

東京南傳馬町壹丁目

吉川半七

書

大阪心齋橋筋南壹丁目

松村九兵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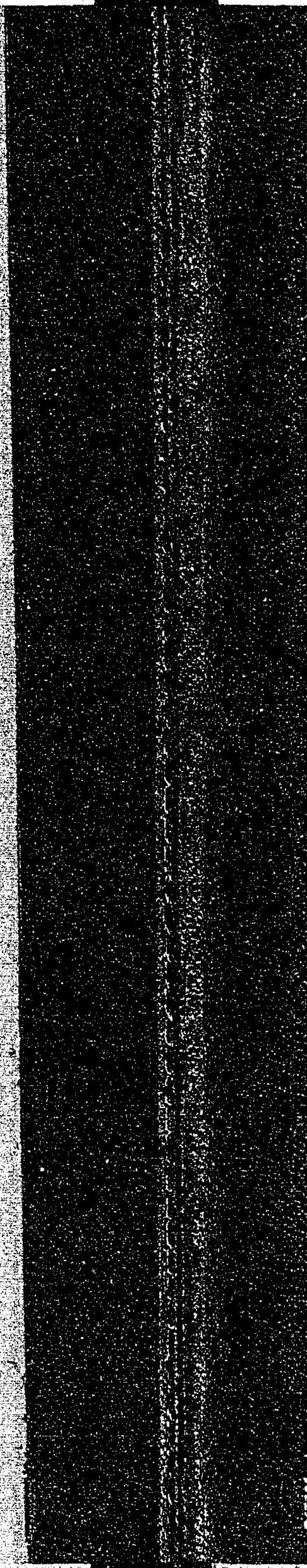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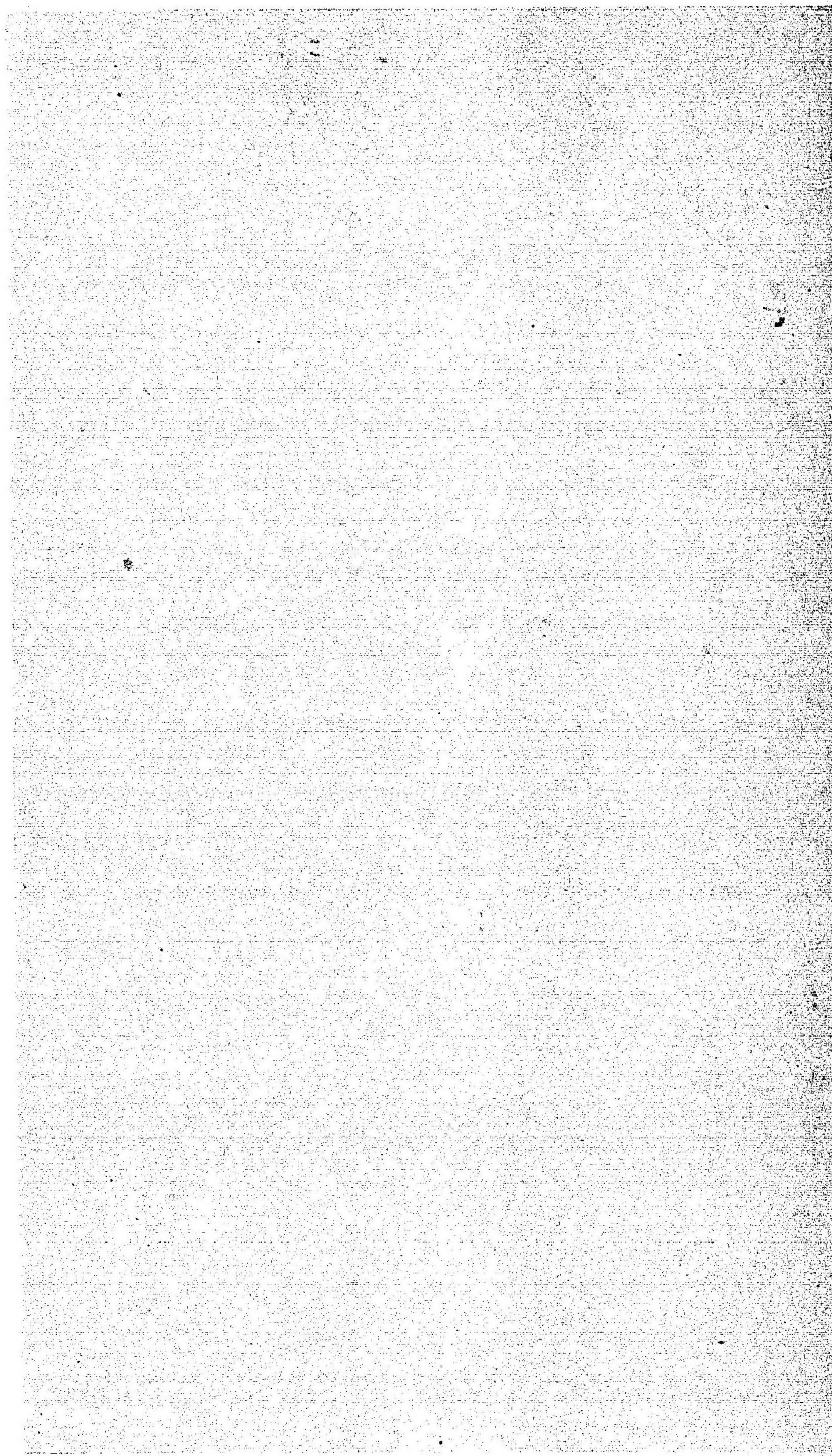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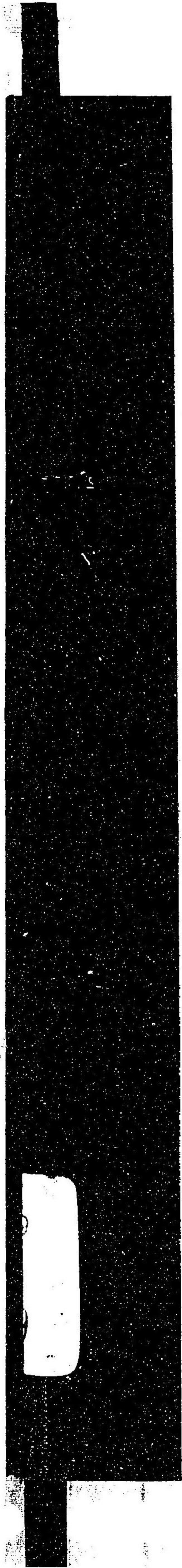
西京寺町通御池下ル町

佐々木惣四郎

K-71

明治十一年九月十日出版御届
明治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刊成





史記十二傳批評

村上作夫

国立国会図書館

082154-0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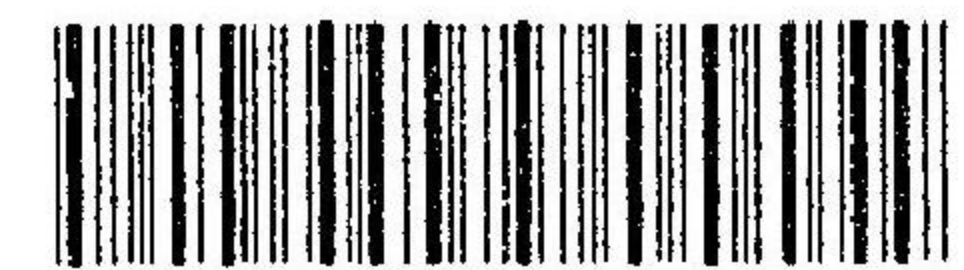
特49-369

史記十二傳批評

村上 作夫/著

M11

DAD-0286



特

36

